

Reader's Digest

感动
一个世纪的文字



读者文摘

百年精华全集

应该笑着面对生活、不管一切如何。

——(捷克)伏契克

0318808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Reader's Digest

感动
一个世纪的文字

读者文摘

百年精华全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文摘百年精华全集Ⅱ / 刘庆宝主编.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8.4

ISBN 978 - 7 - 80675 - 617 - 1

I . 读… II . 刘…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5052 号

读者文摘百年精华全集Ⅱ

刘庆宝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 - 8241422

邮 编 021008

印刷装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丁永才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 册

ISBN 978 - 7 - 80675 - 617 - 1/I · 340

定价:32.00 元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人生行李	1
----------	---

有太多人在人生旅途上携带了太多的行李——许多行李其实是不必要的。尽可能丢弃那些所谓的问题及烦恼吧！放慢脚步，轻松一下，好好想一想。

第二辑 动人心弦的故事	53
-------------	----

他们有健全的理性，有一颗明智的，虽然疲倦了，但仍不肯安宁的心。有时，正是这些有健全理智的人会干出一些看起来极不明智的事，因为他们认为什么事都不干对他们来说更不明智……

第三辑 深恩重如泰山	109
------------	-----

爱是伟大的，人世间最伟大的爱莫过于父母对子女的爱，感受父母的深恩，在心灵深处为父母祈祷吧！

人都应该有一种对父母深恩的感悟，应该知道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父母为我们付出了多少辛酸与困难，应该知道父母对我们从小的关心爱护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我们身为人

子，没有理由不尽孝道，真正在生活中爱我们父母家人。

第四辑 让心灵先到达那个地方 183

他年轻的目光一遍遍浏览着地图上标注的城市，飘逸的思绪亦随之纵横驰骋，渴望抵达的翅膀在幻想的风景中自由翱翔.....

第五辑 写下你的历史 227

任何人的生命都在无情的岁月中度过。伟大人物的一生记下来留给后人看，可是你的一生，我的一生又怎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和空间里度过一生，难道不应该留下记录？我们的后代都想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借此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日记可能成为未来的无价遗产。

第六辑 生命的美丽约定 275

他们约定：好好地过完每一天，为对方祝福，永不言弃！

安娜手中握着约克的来信，一行行有力的字跃入了眼帘：“.....当命运捉弄你的时候，不要彷徨，不要害怕。因为还有我，还有很多爱你的人在你身边，你绝不孤单。”



第一辑 人生的行李

有太多人在人生旅途上携带了太多的行李——许多行李其实是不必要的。尽可能丢弃那些所谓的问题及烦恼吧！放慢脚步，轻松一下，好好想一想。

鸟与人

莫惋惜已经失去的东西，莫相信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小鸟问它父亲：“世上最高级的生灵是什么？是我们鸟类吗？”

老鸟答道：“不，是人类。”

小鸟又问：“人类是什么样的生灵？”

“人类……就是那些常向我们集中投掷石块的生灵。”

小鸟恍然大悟：“啊，我知道啦！……可是，人类优于我们吗？他们比我们生活得幸福吗？”

“他们或许优于我们，却远不如我们生活得幸福！”

“为什么他们不如我们幸福？”小鸟不解地问父亲。

老鸟答道：“因为在人类心中生长着一根刺，这根刺无时不在刺痛和折磨着他们，他们自己为这根刺起了个名字，管它叫做贪婪。”

小鸟又问：“贪婪？贪婪是什么意思？爸爸，您知道吗？”

“不错，因为我了解人类，也见识过他们内心那根贪婪之刺，你也想亲眼见识吗？”

“是的，爸爸，我想亲眼见识见识。”

“这很容易，若看见有人走过来，赶快告诉我，我让你见识一下人类内心那根贪婪之刺。”

少顷，小鸟便叫了起来：

“爸爸，有个人走过来啦！”

老鸟对小鸟说：“听我说，孩子。待会儿我要自投罗网，主动落到他手中，你可以看到一场好戏。”

小鸟不由得十分担心，说：“如果您受到什么伤害……”

老鸟安慰它说：“莫担心，孩子，我了解人类的贪婪，我晓得怎样从他们手中逃脱。”

说罢，老鸟飞离小鸟，落在来人身边，那人伸手便抓住了它，乐不可支地叫道：“我要把你宰掉，吃你的肉！”

老鸟说道：“我的肉这么少，够填饱你的肚子吗？”

那人说：“肉虽然少，却鲜美可口！”

老鸟说：“我可以送你远比我的肉更有用的东西，那是三句至理名言，假如你学到手，便会发大财！”

那人急不可耐：“快告诉我，这三句名言是什么？”

老鸟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目光，款款说道：“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有条件：我在你手中先告诉你第一句名言；待你放开我，我便告诉你第二句名言；等我飞到树上之后，才会告诉你第三句名言。”

那人一心想尽快得到三句名言，好去发大财，便马上答道：“我接受你的条件，快告诉我第一句名言吧！”

老鸟不疾不徐地说道：“这第一句名言，便是：莫惋惜已经失去的东西！根据我们的条件，现在请你放开我。”于是那人便松手放开了它。老鸟落到离地不远的地面继续说道：“这第二句名言便是：莫相信不可能存在的事情！”说罢，它边叫着边振翅飞上树梢：“你真是个大傻瓜，如果刚才把我宰掉，你便会从我腹中取出一颗重量达 30 米斯卡勒、价值连城的大宝石。”

那人闻听，懊悔不已，把嘴唇都咬出了血。他望着树上的鸟儿，仍惦记着他们方才谈妥的条件，便又说道：“请你快把第三句名言告诉我！”

狡猾的老鸟讥笑他说：“贪婪的人啊，你的贪婪之心遮住了你的双眼。既然你忘记了前两句名言，告诉你第三句又有何益？！难道我没告诉你：‘莫惋惜已经失去的东西，莫相信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吗？你想想看，我浑身的骨肉羽翅加起来不足 20 米斯卡勒，腹中怎会有一颗重量超过 30 米斯卡勒的大宝石呢？！”

那人闻听此言，顿时目瞪口呆，好不尴尬，脸上的表情煞是可笑……

一只鸟儿就这样要弄了一个人。老鸟回望着小鸟说：“孩子，你现在可亲眼见识过了？！”

小鸟答道：“是的，我真的见识过了，可这个人怎会相信在您腹中有一颗超过您体重的宝石，怎么相信这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情呢？”

老鸟回答说：“贪婪所致，孩子，这就是人类的贪婪本性！”

佚名

人生的行李

有太多人在人生旅途上携带了太多的行李——许多行李其实是不必要的。

身为人类的一员，宇宙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的巨大——大得使我做任何“比较”都变得毫无意义。事实上，也已经没有“比较”可言了：在无限的宇宙之前，地球的地位甚至不如沙滩上的一粒沙；而以这种比较基础来看，“我”在地球上的地位则还不如一粒沙中的某个原子。

如果这就是我在宇宙间的真正地位，那么我所碰到的问题又算老几呢？当然，这些问题对“我”都很重要，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宇宙，它们就变得无足轻重。

我们每天碰到的困难当然都很真实，但我们若换一个较适当的观点来衡量事物，这些困难根本说不上是“大灾难”。在 30 年代晚期 40 年代初期，有个狂人叫做希特勒，他以病态方式屠杀了 600 万犹太人。

三十几年后，在史卡德这个地方，有个当时遭难的犹太人的儿子发现自己正陷入层层的困难中：在公司里，有个家伙千方百计地想把他从目前的职位上挤下来；他的医生警告他立刻戒烟，否则要面临严重的后果；他的情妇威胁他，如果不快点和他的妻子办妥离婚，就要把他剁成碎片。好，如果这个人突然发现自己回到 1942 年的奥许维兹集中营，会有什么结果？毫无疑问，以集中营的观点来看，现在所谓的困境简直就是天堂。

现在，假设你身在日本广岛，而时间是 1945 年，那我只好老实告诉你，你就要身陷绝境了！

但是你只不过是最近在商业交易中被人骗了一大笔钱而已，我确信只要你能够冷静下来，理性地衡量一下你的情况，绝对可以找出一条活路——因为你并不在广岛，而现在也不是 1945 年！

你因步入中年而郁郁寡欢吗？有些人根本不会为这种问题沮丧。世界上还有许多地区，人民的平均寿命仅有37岁，不管男人或女人，他们根本就不必经历所谓“悲惨的40岁生日宴会”！

你曾对柴、米、油、盐等日常开销头疼吗？请记住，这个世界每天平均有一万人死于饥饿，此外，还有好几百万人苦于营养不良所引起的各种疾病。

房租太贵让你烦恼吗？也许你宁愿是个生活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街头流浪汉。这些幸运的家伙从来不必为房租问题烦恼，他们生在街头，也死在街头。他们唯一要操心的事情，就是晚上睡觉前能不能找到一块破布当枕头。

当我们知道有这么多惨状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被默默接受的时候，我们却因为在某个高雅的餐厅没占到好座位大发雷霆；因为体重没有减轻深感懊恼；为了每个月的账单抱怨不休。

这就是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问题吗？到底拿它们来和什么标准作比较？

长期不间断的专注于痛苦是一件既不可能又不正常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的手扭伤了还得上场打球，如果我们感冒躺在床上还得担心办公室积压的公事，我们当然会心烦，这一点绝对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处事的观点若只局限于这类芝麻小事，那么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困难也可能变成人生的主要障碍，于是拘泥于这种小节终将耗尽我们宝贵又有限的时间与精力。

两千多年前中国有一位思想家叫做庄子，他有一段故事对我产生的影响非常深远。这位道家的宗师所表达的思想让我悠然神往。在那个古老的时代，人们毋须忍受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诸多紧张。他们无欲也无争，所以庄子有的是时间去思考：“从前，我曾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翩翩飞舞，四处翱翔。当时，我就有此幻化成蝴蝶的激情。虽然是在梦中，我却意识清醒地自觉是只蝴蝶，再也感觉不出自己是以‘人’的躯体存在。我突然醒转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在那一瞬间，我再也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梦见变成蝴蝶的人还是梦见变成人的蝴蝶？”

老天，你觉得自己糟透了——一大叠账单，情人老是和你意见相左，修车的费用是原先估价的两倍……但这又有什么好烦恼的？你只不过是只该死的蝴蝶，刚刚做了个噩梦！

有太多人在人生旅途上携带了太多的行李——许多行李其实是不必要的。尽可能丢弃那些所谓的问题及烦恼吧！放慢脚步，轻松一下，好好想一想。不要急着用压力锅想把所有食物一次煮熟，做菜得一道一道来，你最好一次解决一个障碍。

雷切尔·卡森

生 命

为了爱，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夏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季节。

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年轻女子纷纷涌向避暑胜地，渴望已久的人群冲向大海，挤得沙滩上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碧蓝的天空。

火热的、光芒四射的太阳。

喧闹的夏天。

与此相反，夏天的沉静也是寂寞的。

我记忆中的夏天，总是那般静谧。

黄昏时分，我在须贺市立游泳池游过泳，带着仿佛仍置身水中的凉爽走在归家的路上，喧嚣渐渐离我远去。

百蝉齐鸣和向阳处与绿荫下的反差，无不飘荡着一丝悲哀的情调。还在很小的时候，有一天我在一户人家门前发现一个小小的奇特的栅栏。我倚着栅栏往里看，那里摆着一些用匣子和黄瓜雕成的小动物。

我不明白这到底是在做什么。我只记得我蹲在那里，对着那些小动物凝视良久。

我踌躇着，不敢碰它们一下。一股神圣的氛围笼罩着我。

若干年后，我第一次听说到了盂兰盆节的时候，人们要在门前点起篝火，迎接精灵的到来。

尔后，每逢夏天，曾经笼罩我的、宛如清风与时间都静止了一般的神圣氛围都要在我体内苏醒。

也许是因为盂兰盆节、停战纪念日和原子弹在广岛、长崎爆炸等等激烈的事件

都发生在夏季，我常常在夏天的喧嚣中看到某些生命的无常。

一个数月之后即将降临人世的生命，正在我腹中喘息。

我以为，从开始孕育新生命到把新生命送到人世的 280 天，是女人对生命的创造力最真挚的时期。

每逢我发现从早孕反应为始的一系列体质的变化，总有一种似喜又忧的情绪纷至沓来。

一年多以前，当我屡次战胜那些情绪，将呱呱坠地的儿子抱在怀里的时候，便深切感到了生命所固有的顽强。

或许可以把它说成是对生命的信赖。

这种信赖与母亲的勇气和坚强紧密相连。尽管当孩子受了外伤和生病的时候，他们弱小无依的眼神有时会使母亲的心情出现波动，但只要想到孩子与生俱来的强大生命力，她们就会心地坦然。

如今，我把这种对生命的信赖寄托在撒娇的长子和正在腹内茁壮成长的第二个孩子身上。

我尽量掌握长子的情绪与我身体的平衡，有时也借助丈夫和身边亲友的力量，静静地等待与新生命相见的那个时辰。

8月12日。

我听到空难事故的消息。

几天过去，却还未弄清事故的原因。

这是一个悲惨的事件。

一位前往大阪机场迎接丈夫的妇女对记者说：“傍晚不到 6 点的时候，我丈夫给家里打来电话，告诉我他马上就要登机了，大约 9 点能到家……”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难事故的详细情况日渐明朗。每从电视和报纸得知这方面的消息，我都感到难以言喻的痛苦。

面对如此巨大的惨事，在生孩子时所强烈感受到的对生命的信赖，此时变得那般脆弱和无力。

人们来到人世的时候，皆被赋予强大的生命力，而这样的生命却常被包围在险恶之中，我们实则每天都徘徊在生死的边缘。

自从长子诞生后，我和丈夫之间的话题基本上是孩子。

有时，话题也会从孩子引申开去，但线索总是孩子又有哪些长进，他的动作如何，表情怎样。

“假使在我们的意识中占有重大比例的孩子有一天猝然消失呢？”

连做这种假设，于我都过于沉重的。我曾把念头告诉给丈夫。

“瞎说些什么？怪不吉利的。”丈夫付之一笑，这自然使我稍许感到慰藉。然而在现实里，就真有人在为此胆战心惊。每念及此，我就怀着虔诚的心情，为我孩子的健康而深感庆幸。

六七年前，我还在热恋中的时候，曾在舞台上对观念说过：“为了爱，我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

我知道我说这句话时很动情，而事实上，为了丈夫和孩子，我的确可以随时牺牲自己的性命。

正因为我爱他们，我才惧怕他们死去，也惧怕自己死去。

关于“死”的这两种复杂的感情，在令人惜别的夏季里悠荡着。

佚名

自由与生命

因为任何生物都有对自由生活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八月的一天下午，天气暖洋洋的，一群小孩在十分卖力地捕捉那些色彩斑斓的蝴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时代发生的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那时我才十二岁，住在南卡罗来纳州，常常把一些野生的活物捉来放到笼子里，而那件事发生后，我这种兴致就被抛得无影无踪了。

我家在林子边上，每当日落黄昏，便有一群美洲画眉鸟来到林间歇息和歌唱。那歌声美妙绝伦，没有一件人间的乐器能奏出那么优美的曲调来。

我当机立断，决心捕获一只小画眉，放到我的笼子里，让她为我一人歌唱。显然，我成功了。她先是拍打着翅膀，在笼中飞来扑去，十分恐惧。但后来她安静下来，承认了这个新家。站在笼子前，聆听我的小音乐家美妙的歌唱，我感到万分高兴，真是喜从天降。

我把鸟笼放到我家后院。第二天，她那慈爱的妈妈口含食物飞到了笼子跟前。画眉妈妈让小画眉把食物一口一口地吞咽下去。当然，画眉妈妈知道这样比我来喂她的孩子要好得多。看来，这是件皆大欢喜的好事情。

接下来的一天早晨，我看我的小俘虏在干什么，发现她无声无息地躺在笼子底层，已经死了。我对此迷惑不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想我的小鸟不是已得到了精心的照料吗？

那时，正逢著名的鸟类学家阿瑟·威利来看望家父，在我家小住，我把小可怜儿那可怕的厄运告诉了他，听后，他作了精辟的解释：“当一只母美洲画眉发现她的孩子被关进笼子后，就一定要喂小画眉足以致死的毒莓，她似乎坚信孩子死了总比活着做囚徒好些。”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捕捉任何活物来关进笼子里。因为任何生物都有对自由生活的追求，而这种追求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佚名

归途迢迢

闯荡世界，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你父亲的信，”我朋友托莫科拿着一个薄薄的航空信封对我说。我点点头，却并不起身。

“或许你等一会再看。”她建议道。

我大学毕业后到了日本。这次旅行是父亲给我的毕业礼物。临别时父亲再三关照我要准时返家。可两个月后，我却写信给他，说我要留在日本教英语。我心里明白，这信使他伤心，因此怕他回信。

房间里摆设简陋，我坐在那儿，想起了父亲年轻时的一段经历。当年，他和我一样，满脑子全是出去闯荡的念头。倘若我血管中有流浪者的血液，那是我承袭了他的基因。

那是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父亲刚满20岁，他搭上棚车穿越落基山脉西部的丘陵地带。他不愿像我那俄国移民的祖父一样，总是生活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之中。

他有自己的鸿鹄大志。他要造桥，套牛，渡太平洋。他发誓，不混出人样，决不返家。他从纽约上棚车，下轮船，一路辗转，来到了加州。他伐过木，捕过鱼，还给牛烙过印，但他的梦想却始终没有实现。

一天，快天黑的时候，父亲来到一个地窖里歇脚。由于长途跋涉，他那薄似纸片的鞋底已经磨穿，脚趾冻得麻木而失去了知觉。他试着摩擦脚趾，可情形并无好转。

“怎么啦？”一个温和的声音在他身边响起。他转过身，见那人年纪不满30，高个，骨瘦如柴。

“脚趾冻僵了。”父亲没好气地说。过后，又指着鞋子：“上面有洞了。”他并

无兴致和这陌生人说话。因为许多个月来，他东飘西荡，受尽磨难，渐渐地已失去了对他人的信任。

“我叫厄尔。”陌生人说。他开始对我父亲讲起他的家。他家世代务农，他也是不满足于农场的生活而离家出走的。最后他说：“这路我已经走够了。不管怎么说，我仍是一个农场孩子，我的根在那里。”

也许是出于对家的向往，父亲突然间感到特别孤独。“这几天里，我要回家。”他喃喃低语。“在我弄到一点钱和一双可穿着回家的皮鞋的时候。”

几分钟后，他感到有东西碰他的脚跟。他转过身来，发现厄尔的那双厚底黄皮鞋躺在他身边的地板上。“穿上试试。”厄尔不容推辞的语气，令父亲不得不将冰冷的脚伸进了鞋子。不知不觉中，那种温暖的感觉使父亲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甜蜜的梦乡。

父亲醒来已是黎明。地窖里只有两人，没有厄尔。其中一个告诉我父亲：“厄尔让我转告，说他未曾去过纽约，希望他的鞋子能到那里。”

父亲摇摇头，不能相信。在穷人中，把自己的皮鞋让给别人，这个牺牲实在太大了。但他最终意识到厄尔不仅给了他一双皮鞋，而且给了他对人的信任。当天下午，父亲就踏上了一列回家的货车。

神思稍定，我急忙打开信封。这是一封短信，父亲写了一些琐事，妈妈新买了窗帘，家中的狗看了兽医。最后，他在信的末尾补充说：“亲爱的孩子，你在日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要你幸福。如日本是幸福所在，那我能够理解。但你记住，不管你走得多么远，路多坎坷，你随时可以回家。”父亲的话是一件礼物，对我，就如厄尔的鞋子对他一样，弥足珍贵。

事情并不像我憧憬的那样。我期望得到的工作落了空。我对日本的迷恋也随之消退。

于是，我启程返家。这倒并不是作为孩子顺从父亲的意愿，而是作为一个成年人，为自己的心和那陌生人厄尔的礼物所驱使。闯荡世界，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佚名

向往的快乐

他的祖父告诉他，从前所有的书都印在纸上。

那天晚上，玛吉曾在她的日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公元 2155 年 5 月 17 日那一页她写道：“今天汤姆发现了一本真正的书！”

这是一本年代久远的旧书。玛吉的祖父有一次说过，在他小时候，他的祖父告诉他，从前所有的书都印在纸上。

玛吉和汤姆一页页地翻着，这本书又黄又皱，更有趣的是书上的字静止不动，不像屏幕上的字是动的。然后，他们又往回翻，这些字丝毫不差地跟他们第一次看见的时候一模一样。

“天哪！多么浪费！”汤姆叫起来，“那时的人一定是看完一本书就把它丢开。而我们的电视屏幕上又有上百万册的书，甚至更多，我绝不会丢弃它的。”

“我也是。”玛吉说。她 11 岁，没有汤姆看的传真书多。因为汤姆已经 13 岁了。

“你在哪儿发现这本书的？”玛吉问。

“在我房子里，”汤姆正忙着看书，看也不看地随手一指，“在阁楼上。”

“里面讲的是什么？”

“学校。”

玛吉显出不耐烦的样子。“学校？写它干嘛？我恨透了它。”玛吉一贯对学校不满，眼下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恨它。呆板无情的教学机把地理考了又考，而她错了又错，直到妈妈遗憾失望地摇着头，把检修员找来。

检修员是个满脸通红的矮胖男人，背着一个里面装满刻度盘和电线的工具箱。他笑着给了玛吉一个苹果，随后把她的“老师”拆开了。玛吉真希望他安装不上，可是他一点儿也不糊涂。约一个小时后，那台能显现各种各样课程，能提出种种问